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person in a landscape. The person is in the foreground, wearing a light-colored, textured garment, possibly a hat or a shawl, and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shows a body of water and a distant figure on the shore, all rendered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vibrant color palette of greens, blues, and earthy tones.

小说家的散文

叶兆言 著

永远的  
阿赫玛托娃

叶兆言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叶兆言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7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125-9

I.①永… II.①叶…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3678 号

---

选题策划 陈 静 杨 莉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陈 炜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mailto: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1 000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驰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

# 目录

## 第一辑

3

— 1 —

重读莎士比亚

24

— 1 —

《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言

32

— 1 —

契诃夫的夹鼻镜

58

— 1 —

芥川龙之介在南京

68

— 1 —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75

关于略萨的话题

83

去见奈保尔

## 第二辑

89

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98

胡适先生的应节

102

闹着玩儿的文人

128

郴江幸自绕郴山

155

万事翻覆如浮云

第三辑

181

从解手说起

212

西津古渡

218

蔡公时的意义

226

1929年,美国人怎么看蒋介石

231

不重要的谭延闿

236

考试院长戴季陶

241

吴佩孚眼里的张良

246

文化中的乡音

后记

253





# 重读莎士比亚

## 1

突然想到了重读莎士比亚,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无聊才读书,一部长篇已写完,世界杯刚结束,天气火辣辣地热起来,躲在空调房间,泡上一杯绿茶,闲着也是闲着,索性再看看莎士比亚吧。看也是随意看,想看什么看什么,想放下就放下。不由得想到了老托尔斯泰,他老人家对于莎翁有着十分苛刻的看法,据说为了写那篇著名的批判文章,他曾反复阅读了英文、俄文和德文的莎剧全集。与托尔斯泰的认真态度相比较,我这篇文章的风格,注定是草率的胡说八道。

时代不同了,虽然十分羡慕托尔斯泰的庄园生活,但是我明白,希望像他那样静下心来,好好地研读一番莎士比亚,已经不太

可能。今天的阅读注定是没有耐心,我们已经很难拥有那份平静,很难再有那个定力。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只是重点看了看莎翁的四大悲剧,重读了《哈姆雷特》,重读了《李尔王》,重读了《奥赛罗》,重读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加上读了一半的《麦克白》。重读和初读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让我有了一些感慨,多了一些胡思乱想,这些感慨和胡思乱想,能不能敷衍成一篇文章,我的心里根本没有底。

恢复高考那阵子,一位朋友兴冲冲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这是很大胆的一步棋,很牛逼的一件事。他比我略长了几岁,已经不屑按部就班去报考本科,只想一步到位读研。据说过关斩将,很顺利地进入了复试,考官便是大名鼎鼎的李健吾先生,我不明白当时身在社科院的李先生,为什么会凑热闹跑到中戏去参加研究生复试。我的这位朋友年轻气盛,在问及莎士比亚的时候,他大大咧咧地说:

“莎士比亚吗?他的剧本中看不中用,只能读,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

朋友落了榜,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年轻气盛的回答。朋友说李先生是莎士比亚专家,自己在考场上贸然宣布莎剧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就跟说考官他爹不好一样,老头子当然要生气,当然不会录取他。当时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对李先生也没有什么了解,后来开始有了怀疑,因为知道李先生并不是莎士比亚专家,他研究

的只是法国文学,如果真由他来提问,应该是问莫里哀更合适,或者是问拉辛。事情已过了快三十年,这件事就这么不明不白搁在心里。

我第一次真正知道李先生,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给祖父写了一封信,问祖父“尚能记得李健吾否”,如果还没有忘记,希望能为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写个序,或文或诗都可以。信写得很突兀,祖父当时已八十多岁,人老了,最不愿意有人说他糊涂,于是就写了一首诗《题李健吾小说集》:

来信格调与常殊,首问记否李健吾。  
我虽失聪复失明,自谓尚未太糊涂。  
当年沪上承初访,执手如故互不拘。  
英姿豪兴宛在目,纵阅岁时能忘乎。  
诵君兵和老婆稿,纯用口语慕先驱。  
心病发刊手校勘,先于读众享上娱。  
更忆欧游偕佩公,览我童话遣长途。

.....

祖父花两个晚上,写了这首长诗,共二十韵,四十句。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写诗相对于写文章,有时候反而更容易一些,因为写诗是童子功,会就能写,不会只能拉倒。在诗中,祖父交代了与李先生的相识和交往,提到了他的代表作《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和《心病》,这两篇小说的手稿,最初都曾经过祖父之手校阅。我重

提这段往事,不是想在无聊的文坛上再添一段佳话,再续一个狗尾,而是想借一个掌故,说明一个时代,说明一个即将彻底没落的时代。不妨设想一下,今天出版一本小说集,如果用一位老先生的旧体诗来作序,会是多么滑稽可笑。与时俱进,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这样的事情还能凑合,或许还能称为雅,毕竟老先生和老先生们都还健在。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心目中,“五四”一代的老家伙,活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与老掉牙的莎士比亚一样,显然都应该属于早该入土的老废物。如今,像我这样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也已经被戏称为前辈了。

我问过很多同时代的朋友,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回答的时间却惊人一致,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典型的“文革”后遗症,大家共同经历了先前无书可读的文化沙漠时代,突然有了机会,开始一哄而上啃读世界名著。对于我来说,重读莎士比亚,就是重新回忆这段时期。温故而知新,记得我最初读过的莎剧,是孙大雨先生翻译的《黎琊王》。老实说,我根本没办法把它读完,与流畅的朱生豪译本《李尔王》相比,这本书简直就是在考验读者的耐心。当时勉强能读完的还有曹禺先生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它仍然没有引起什么震撼,在我的印象中,这不过是一个西方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相形之下,我更喜欢曹禺创作的剧作《雷雨》和《北京人》。在那个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莎士比亚

的著作开始陆续重新再版,1978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又一次问世,虽然号称新版,用的却是旧纸型,仍然是繁体字,到1984年第二次印刷,还是这个繁体字版。

莎士比亚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是一个拦在面前的山峰,喜欢不喜欢,你都绕不过去。当时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看电影,我记得看过的莎剧有《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奥赛罗》《哈姆雷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学外语,有一种红封面由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成为那年头学英语最好的课外教材。

## 2

兰姆的英语改写本,普及了大家的莎士比亚知识,除了常见的那些名剧,我不得不坦白交代,自己对莎剧故事的了解,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个改写本。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花大力气去阅读剧本。剧本贵为一剧之本,多数情况下也都是说着玩玩儿。戏是演给别人看的,这是一个三岁孩子都会明白的简单道理,我们兴高采烈地走进剧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享受实况演出的热烈气氛,很少会去探究别人的感受,揣摩他们到底看没看过这部戏的剧本。

经常能够上演的莎剧其实并不多,说来说去,不过就是老生

常谈的那几部,而且几乎全部是改编过的。改编的莎士比亚剧,还应不应该叫莎士比亚剧,已经扯不清楚了。莎士比亚不可能从地底下爬出来与人打版权官司。作为改写大师,兰姆先生自己似乎是最反对改编。他不仅反对改编,更极端的是还反对上演。兰姆的观点与我那位考研落榜的朋友,有着不约而同的惊人相似,都认为莎士比亚的剧本,尤其是他的悲剧人物,并不适合在舞台上表演。兰姆认为,演员的表演对我们理解莎剧,更多的是一种歪曲:

我们在戏院里通过礼堂听觉所得到的印象是瞬息间的,而在阅读剧本时我们则常常是缓慢而逐渐的,因而在戏院里,我们常常不考虑剧作家,而去考虑演员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偏要在我们的思想里把演员同他所扮演的人物等同起来。

翻译兰姆这些文章的杨周翰先生归纳了兰姆的观点:

看戏是瞬息即过的,而阅读则可以慢慢思考;演出是粗浅的,阅读可以深入细致;演出时,演员和观众往往只注意技巧,阅读时则可以注意作家,细味作家的思想;舞台上行动多,分散注意力,演不出思想、思想的深度或人物的思想矛盾;舞台只表现外表,阅读可以深入人物内心、人物性格、人物心理;舞台上人物的感情是通过技巧表演出来的,是假的,阅读才能体会人物的真实感情。

兰姆相信莎士比亚的剧作比任何其他剧作家的作品,更不适合舞台演出。这与有人认为好的小说,没办法被改编成好电影的观点惊人一致。兰姆觉得,莎剧中的许多卓越之处,演员演不出来,是“同眼神、音调、手势毫无关系的”。我们通常说谁谁谁演的哈姆雷特演得好,高度夸奖某人的演技,并不是说他演的那个哈姆雷特,就完全等同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哈姆雷特。不同的演员演示着不同的哈姆雷特,他们卖命地表演着,力图使我们相信,他们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但是事实上他们都不是。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此,歌德的态度也与兰姆差不多,他提醒我们千万别相信戏子的表演,歌德认为只有阅读莎士比亚的剧本,才是最理想最正确的方式,因为:

眼睛也许可以称作最清澈的感官,通过它能最容易地传达事物。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更清澈,通过语言的途径,事物最完善最迅速地被传达给内在的感官;因为语言是真能开花结果的,而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是外在的,对我们并不发生那么深刻影响。

上文中的“语言”,如果翻译成“文字”,或许更容易让人理解,歌德的意思也是说,看戏远不如看剧本。最好的欣赏莎士比亚方法,不是走进剧场,不是看电影看电视,而是安安静静坐下来,泡上一壶热茶,然后打开莎士比亚的剧本,把我们的注意力停顿在文字上面,“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在歌德看来,

莎士比亚想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而且是为了打动我们内在的感官:

莎士比亚完全是诉诸我们内在的感官的,通过内在的感官,幻想力的形象世界也就活跃起来,因此就产生了整片的印象,关于这种效果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解释;这也正是使我们误认为一切事情好像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种错觉的由来。但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仔细察看一下,那么其中诉诸感官的行动远比诉诸心灵的字句为少。他让一些容易幻想的事情,甚至一些最好通过幻想而不是通过视觉来把握的事情在他的剧本中发生。哈姆雷特的鬼魂,麦克白的女巫,和有些残暴行为通过幻想力才取得它们的价值,并且好些简短的场合只是诉诸幻想力的。在阅读时所有这些事物很轻便恰当地在我们面前掠过,而在表演时就显得累赘碍事,甚至令人嫌恶。

说白了,一句话,莎士比亚的剧本,需要用心去慢慢品味。好货不便宜,只有多读,才能真正地读出味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关键还在于仔细阅读。谁都可以知道一些莎剧的皮毛,一部作品一旦成为名著,一旦在书架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一旦堂而皇之写进了文学史,它就可能十分空洞地成为人们嘴上的谈资,成为有没有文化的一个小资标志。我们所能亲眼看到的大部分莎剧,都是经过了删节,大段的台词被简化了,剧情更集中了,简化和集